



杜詩

時事心

~18  
884  
5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四

時事上 古詩三十一首

兵車行

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用李林甫

揚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世吐蕃為患  
載作然以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當是九載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眾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託於漢以刺玄宗也論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車

麟

朱曰詩有

馬蕭蕭

朱曰

詩蕭蕭馬鳴

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曰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吻吻皆外入一字如曰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吻吻皆





渾然嚴重如天陸赤墀植壁鳴玉法度森嚴然後又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

行人弓箭各在腰蔡伯世曰行人耶孃妻子

走相送孃一作孃公自註古樂府不見耶塵

埃不見咸陽橋何凱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

不見牽衣頓足攔道哭蘇曰楚人與蒲騷戰

道彦輔曰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妻

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王温舒頓足嘆後漢

書百姓遮道說文曰攔門遮也師曰頓足者

足踊於地為之困頓鶴曰天寶十載募兵無

應者揚國忠遣御史分捕繫送軍前舊制百

姓有勲免征役於是國忠先取高勲行者愁

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此詩所以

有咸陽橋攔道哭之句補註牽挽其衣頓踊

其足遮攔於哭聲直上千雲霄朱曰孔德森

直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師曰

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或從

十五北防河師曰防河水泛決便至四十西營

田漢趙充國獻營田皆役也顏師古曰營田如

戰寓兵於去時里正與裏頭朱曰長彦輔曰按

農之里正與裏頭補註發去之歸來頭白還

律疏里正掌追呼催督鮑曰蜀亂兵戈不止

東川咸用老弱俱戰亡又括鄉里少小為之

時里正中與裏頭補註發去之歸來頭白還

戍邊還一作猶朱曰鮑明遠東武吟少壯辭

家去窮老還入門韓駒曰古者及丁方



襄頭行役又歸來頭已白還又邊庭流血成

屯戍邊疆蓋言役使無已故也

海水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書血流漂杵揚子

川谷流武皇開邊意未已助傳武帝好征伐

四夷開郡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田曰唐十

道志有河北無山東今京東諸郡唐皆屬河

南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千村

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河北為山東

萬落生荆杞夢弼曰廣雅落居也

武皇喻玄宗是時揚國忠專權引安祿山為

將領漁陽突騎生事邀功于四夷其後反叛

山東二百州皆陷于賊無復唐有玄宗縱有

珠不悔悟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

健婦把鋤犁知古詩曰健婦耕則夫被征伐可

犁禾生隴畝無東西俱滿隴畝人多迷昏東

西莫辨曰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倫理

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

各傷今不然况復秦兵耐苦戰登切又耐奴

辨傷今不然况復秦兵耐苦戰登切又耐奴

切字通作能善也謂秦人勇於攻戰也蘇曰

白起曰燕趙勇敵秦兵勁銳耐戰戰苦不怯

陣陣皆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

敢伸恨謂之作役夫心益憤

怨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前言山東後言關西明無不用兵處也鶴曰

通鑑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

三



吐蕃克五橋縣官急索租一作縣官云急索

拔樹敦城天子也宣元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租稅從

何出蘇曰孔文舉曰兵革未止父旱苗槁州

縣官索租甚緊欲給關西之師民戶消耗無

多荒將何以供其求乎萊信知生男惡

泉物死相屬始皇起驪山之冢又使蒙恬築

下骸骨相支長城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

隣得一作足近也曹子建詩萬里猶比隣

孔生男埋沒隨百草兩曰生男人之所喜也

今以生男為惡如生女尚得嫁比鄰或時

戰埋沒草郊曾不相如生女尚得嫁比鄰或時

相見此皆有所相君不見青海頭

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

海軍中郭元振傳青海吐蕃密邈蘭鄯

有事于吐蕃乃立功處也古來白骨無人收

地哥舒翰所立功處也古來白骨無人收

蔡文姬詩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

知誰縱橫莫覆蓋潘安仁關中詩肝腦塗地

白骨交衢夏曰公言新鬼煩冤舊鬼哭

古者蓋託之以興也言新鬼煩冤舊鬼哭

守先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寵為廣漢太

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

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風賦悖

冤天陰雨濕聲啾啾聲一作悲鳴聲也閑居

上詩

上



賦管啾啾而並吹蘇曰青海軍迫近吐蕃北  
邊地郡也昔文王殯枯骨當岳歸其仁今文  
宗屢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死者不復收葬  
使新舊之鬼或冤或哭無所依歸其視文王  
之仁為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有所主則有  
所歸故不為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  
鬼以新舊言之則知戰  
聞相仍死者相繼踵也

### 悲陳陶

鮑曰天寶十五載十月房琯及

又以南軍戰敗績公故有是詩蘇曰琯  
之敗唐傳作陳陶斜杜詩作陳陶未知  
孰是夢弼曰按房琯傳琯用春秋車戰  
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  
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纏葛縱火焚  
之人畜撓敗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  
已而

### 孟冬十郡良家子

宋曰漢趙充國始為騎士

家子謂陝西民戶團結精也血作陳陶澤中水

於馳射者非召募之兵也希曰陳陶澤

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夢弼曰戰敗

流血而澤野曠天清無戰聲曠一作廣清一

水皆赤也不交刃四萬義軍同日死

而敗也殺卒四萬血丹野

殘眾纜數千不能軍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

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皐夔一朝陳陶下覆設十萬師中原已紛潰  
老社尚嗟咨則老社救瑄之章豈亦出於私

乎羣胡歸來血洗箭胡歸來血洗箭句法好

處正在血洗箭三字蓋言洗箭上之血也如

東坡韓幹詩云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

尾搖風又薄酒篇云五更仍唱胡歌飲都市

仍唱一都人回面向北啼宗在靈武也日夜

更望官軍至一作前後官軍若如此趙曰此

詩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都人不願胡

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前曰祿山焚劫暴虐

一舉而復兩京豈非因民謳吟思唐之心乎

悲青坂軍戰敗績南軍揚希文所將乃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地地理志

伊吾郡有太白山謂冬夏常有雪青坂去太

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古樂

府飲馬黃頭奚兒日向西發同羅奚契丹室

長城窟黃頭謂以黃蒙其頭即孤皮其色黃也

韋之衆黃頭也黃蒙其頭即孤皮其色黃也

騎擊弓敢馳突趙曰前篇悲青坂則癸卯之

敗也猶敢馳突以言其暴掠不言日向西其餘

於青坂吐蕃以數騎來敢於馳突所以誘而

挑戰也匈奴傳力士能彎弓者盡為甲騎而

天寶十五載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

天



骨為得附書與我軍

漢書曰王粲從軍詩道

忍待明年莫倉卒

趙曰房琯戰於陳陶斜不

邢延恩所促戰故敗而公詩有忍待明年之

戒所以重傷之也 蘇曰西京雜記有倉卒客

無倉卒主人 蘇曰番兵耐寒官軍所不堪

胡人每秋冬入寇欺中國之兵不能耐寒時

蕭宋已復兩京史思明祿山故將也連結吐

蕃數入寇帝命郭子儀李光弼禦之屯軍於

新安吏

猶充兵 王深父曰乾元元年事

青坂二人皆立大功不相統攝帝遣中官魚

甚官軍皆僵凍為朝恩所督故至於敗甫意

欲得明年冰泮伺隙而與之戰未為晚也何

必倉卒冒寒驅入

於萬死之地乎

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

不立元帥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

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

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

兵之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闡之命

今棄師於敵至於無告如詩之所憾其

君臣豈不刺哉然子儀猶寬度得眾故

卒美焉 師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

客行新安道

夢弼曰客南自謂也 鶴曰新安

二鄉茲其所 喧呼聞點兵 夜見軍帖可汗大

以為小縣數 點借問新安吏 縣小更無下府帖昨夜下

一作符夜 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



城安慶緒猶猖獗故帝命子儀守此肥

男有母送男之肥者為有母送饋其食瘦

男獨伶俜伶音零傳少伶俜而偏

單獨失勢貌瘦男言失伶音零傳少伶俜而偏

期無回青山猶哭聲作猶一莫自使眼枯收汝淚

縱橫眼枯却見骨却一作即天地終無

情君不見恤也我軍取相州取一作至

潰也師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吳起

勢難料歸軍星散營州師潰各散遁而歸營

也壘就粮近故壘善撫士卒也就粮言就賊之

粮故壘即舊禦祿山之壘言雖取練卒依舊

京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時子掘壕不到水掘一作看

勞民以盡其力也救馬役亦輕救一作看

役不堪困民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日謂

子儀所掌之兵皆動循法制而號令送行勿

甚分明非若諸將之兵桀驁難制也送行者

泣血一作垂泣僕射如父兄告送行者

不須泣血僕射撫循汝如父兄之愛子弟何冬

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殺其初也補子儀



事上誠御下恕寬厚得人故公有父兄之稱

**潼關吏**

夏弼

曰潼徒紅切水名華陰縣祿山反詔哥

寄翰守潼關翰失守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修阨險是詩乃公歸京師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

夏弼

曰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

**築城潼關道**

**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薛

曰潤州圍經城號鐵甕城吳孫權

所築又世說曰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華山而東故名潼關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詔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為皇太子前鋒兵馬元帥令率眾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翰為賊所敗關門不守令復築城故云

補註

曰世

有号西清詩詔者云杜詩如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難為堅故也

得互相備急此亦可笑小城睥睨也大城欲堅如鐵者此世說所謂若湯池金城無可攻之勢而潤州城號鐵甕城之義也若睥睨

**潼關吏修關還備胡**

修關一作築城

要我下馬行

**飛鳥不能喻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要

要我下馬行

**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

李左車云井

**戰千古用一夫**

宋

曰匈奴贊厲長戟勁弩之械劔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越

下昔騎以不得成列

難奮長

戰勁弩之



起哀哉桃林戰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

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故甫百萬化為

魚夏弼曰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眾可使

古之良法哥舒翰逼於君命輕去潼關而戰

故桃林正言翰進戰之所蓋潼關於唐在華

州之華陰桃林於唐乃陝州之靈寶按哥舒

翰傳帝使使者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

師而東勸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

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依山阻河

既為賊所勝是時軍自相聞又棄甲而請囑

奔陷河死者十一二故有為魚之喻

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人多以部落稱始以為氏翰至潼關次于靈

寶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嶮峭北臨

黃河因為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擠排墜于河

翰降於賊祿山偽署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為

書罪不死節後為安祿山所殺師曰今肅宗

既收復兩京儻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

慎也故甫有

石壕吏夏弼曰壕音毫城壕也石壕屬

北狄嘗侵太王及此故築城壕以禦之

因名石壕鶴曰觀急應河陽役之句當

是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潰子儀

斷河陽橋以餘眾保東京時作

暮投石壕村補註投謂有吏夜捉人老翁踰

墻走老婦出門看一作出着門日言當

女持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

門戶



三男鄴城戍

舞入鄴城魏郡蓋遊鄴城王粲歌

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天寶元年改為鄴郡乾元元年復為相州二年而為鄴城

日時子儀九節度圍安慶緒于相州皆一男敗而還鄴城戍謂抽丁圍守慶緒也

附書至一作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李陵曰

謂非父亦戰沒姑延殘喘而已死者長已矣

夢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謂

尚乳也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便一作孫母未

完裙老嫗力雖衰遇切母也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河陽

東都也師曰三節度屯兵於此以禦慶緒兵

已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別補註語聲絕則老婦已從吏去

耳此詩唯捉人及更無人兩語雖若鄙淺然

不害其終篇之美且與新安篇肥男瘦男以

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絕遠者自不侔矣

垂老別韓日乾元三年安慶緒為史思

道會于汴自是東京與鄭滑等州相繼陷沒而防守愈急此當是其年冬曉

夢日按是詩之作以垂老名篇蓋古

者五十不從征役文王之民五十者可

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今使老者介

胄不安其居固異夫文王之仁政也



四郊未寧靜

郊一作方 多壘即大 日曲禮四 垂老不

得安

臨老也

子孫陣亡盡

宗世業儒值此

離亂子孫不慣

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

行為辛酸

作聞 幸有牙齒存 悲骨髓乾

肉作男兒既介冑

冑之士不拜 長揖別上官

絕交書裹以章服揖拜上官 老妻卧路啼

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

必不歸 復歸矣吾吐詞與物多忤 還聞勸加

餐 勉其加餐恐其餒也 夫豈知此行乃是死

且別必不獲歸尚何更憂其寒 土門壁甚堅杏

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長安地

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安

慶緒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

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

宜州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園如史

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出

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守土門

軍入浴溝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

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

有土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

名雖同而地異 人生有離合豈擇表盛端

老作 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 太息也人生有



離合非於盛衰之年有所擇也蓋離合之期尤  
老少則一但此行是死別無復相見之期尤  
為苦也離別之以臨歧遲迴不進而長歎誠非  
少時離別之比也鮑照詩臨路獨遲迴

國盡征戍一作烽火被岡巒  
烽火入積屍草木腥一星曰晉天文志太陵中

如尸遍野衛紹累年兵戈不解流血川原丹

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宋曰詩適

詩哀哉傷肺肝又顧念蓬室土宋曰張約

金陵回首淚不能止心肝摧折宋曰痛念

家急難征戍烽火何鄉不有吾豈能獨安不  
加慮哉不敢盤桓義也塌然傷別仁也詩之

**補註** 意不忘仁與義此甫所以幾乎風雅之時矣

筆若此鄙俚借使建安樂府中容或有之終  
骨同韻大抵此數篇用意大迫切而乏簡遠  
非雅然其情詞周至誦之終篇不厭譬若書  
典謨之後而有毅盤周誥蓋至此時  
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如此耳

**無家別** 師曰甫詩言無家者蓋離別不

德二載而詩云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  
谿殆謂天寶十四載乙未祿山反時調

役至乾元二年己亥為五年又曰賤子  
因陣敗正指九節度之師潰相州而言

王深父云先王子惠困窮苟推其所不  
忍達之於其所忍則天下無敗亂之兆

矣此詩何為作乎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殘日喪園我里

百餘家作百萬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

為塵泥為一作委死皆為塵泥造化豈有彼此之異賤

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作舊故久行見空巷日

瘦氣慘悽者經歷多矣無如此語之在目前

但對孤與狸豎毛怒我啼燕人跡罕少惟

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居之鄰近也

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

棲安一作敢不忍即去人情之戀鄉土亦猶鳥之戀故

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方春獨荷鋤負荷也日籜下可切

見陸機曰今天下三分兵戈騷屑吾當獨荷

也事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台令習鼓鞞張景陽詩人聞鼓鞞聲日雖從本州役內顧

無所攜曾充本州役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

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復寫至此亦無

鬼神者○鶴曰盪徒沆切劉曰謝靈運詩家

鄉皆掃盡○夢曰盪徒沆切劉曰謝靈運詩家

蕩盡或遠或長年迷而不反家鄉各已永痛長

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言父母生我



不得力吾試憑三尺逐秦鹿使終身兩酸嘶  
羣兒洗目看享富貴見函谷碑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藜  
宋曰傷不

留花門鶴曰按唐志甘肅州有花門山堡

門正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  
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  
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  
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  
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  
為農桑害也葉護請留兵沙苑在至德

二載此詩作於是年

北門天驕子門方一飽肉氣勇決宋曰前漢匈

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  
驕子也又匈奴居北邊若王以下咸食畜肉

革其皮已高秋馬肥健宋曰趙充國曰秋挾矢

射漢月漢強曰匈奴舉事常隨月月自古以

為患宋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

詩人厭薄伐宋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

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脩德使其

來羈縻固不絕宋曰語遠人不服則脩德以

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曰馬胡

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

此物宋曰王莽為光武驅除也驅逐蠲



聖人**公主歌黃鵠**宋曰西域傳遣江都王建也

昆莫為夫人昆莫年方遠託異國為烏孫王

日吾家嫁我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

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

寧國公之主嫁回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

**指白**日詩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害夏宿雪其日灑道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

**左輔百里見積雪**宋曰左輔馮翊郡也

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然也樓大防言

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煥

然**長戟烏休飛**亦不能飛度吳人何患邪

**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趙曰時

夫與桑故田沙苑臨清渭

同州雖不言渭水而同與華鄰

華陰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

木**千騎常撒烈**一作滅沒又作撒揆

騰賦奔**胡塵喻太行**日行五郎

**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白山迤邐至

京室胡兵雜居其內供給浩漭賦歛愈急然

天子不即遣之歸國使之淹留于此原野轉

詩曰

六



加蕭索恐變生非常此所謂導虎而入其閭  
室自貽厥咎者也洙曰王深父留花門序云  
蕭宋之復兩京藉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  
野更被其毒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  
子之尊推誠仗信集中國之智力滅一狂賊  
豈有不足哉顧引勅虜入於心腹之地卒不  
危禍其社稷者僅耳

### 塞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  
以備吐蕃寔曰延州乃秦地

之北門去州百八十里門若萌蘆也今  
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萌蘆也今  
詩云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按通鑑  
至德二載史思明以所部十三郡及兵  
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  
以所部來降是詩作於未降之前也

### 五城何迢迢

鶴曰沈存中云迢迢方軍節度大  
曰張說嘗為朔方軍節度大

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說之所靈州靈與  
迢迢俱屬關內道按舊唐史註朔方節度使所  
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迢迢隔河水寔  
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安軍  
曰陳孔璋飲馬長城密行邊兵盡東征洙曰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十里  
文六年知秦城內空荆杞洙曰阮嗣宗詩堂  
之不復東征城內空荆杞鶴曰唐  
自武德開元以來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督府  
州縣開元中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  
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  
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卒召吐蕃之禍  
然則是詩之作蓋先事而慮也寔曰思明  
正割河北高秀巖正西向宜以五城為念時  
諸將之兵皆務東討收復河北而不備其西  
以塞蘆子徒恃河水迢迢為限而城中空虛  
已生荆杞此非思明割懷衛洙曰史思明雜  
所以固國者也



十四載隨安祿山反秀巖西未已秀巖哥舒

河陽懷衛盡陷於賊使將兵下將也後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迴略

大荒來荒之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大

嶠函蓋虛爾嶠謂嶠山今陝縣東

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

薛大夫旁制山賊起當一作頃薛大夫

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敗安祿山游軍

夫在岐州旁制山賊則吐蕃之兵必引遁而

矣去近聞昆戎徒明連結入寇乘中國之亂

為退三百里戰日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

深意實在在此誰敢叫帝闕敢

胡行速如鬼疾速如鬼之行不

可測知憑誰叫天子之門告於君上庶不為

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

洗兵馬是乾元二年春作末云田家望

望惜雨乾蓋二

中興諸將收山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京

杜詩四



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明等降而諸郡盡復故云中與

自太行以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報一作奏河廣

傳聞一蒿過深日一詩誰謂河胡兒命在破竹

中兒一作危深日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

也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

安慶緒弟慶和進攻衛州崔光遠拔魏州是

時相州未復所以有不日得之句補註祗殘

破鄴城不用多獨任朔方無限功補註祗殘

日計可以得之獨任朔方無限功補註祗殘

淮節朔方軍為根本時朔京師皆騎汗血馬補註

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補註京師皆騎汗血馬補註

趙日皆騎汗血馬以言回紇騎胡馬之多補註

日賊既收復故諸將皆騎胡馬于京師以補註

良馬日行千里者日中而汗血回紇餒肉蒲

荀宮則視回紇為虎以言強暴為患也補註

日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

蒲荀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二年

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荀已喜皇威清海

官長安志有東西蒲荀園補註日乾常思仙

仗過崆峒深日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

謂山東仗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

儀仗詩意謂雖喜肅宗已清海仗而常思玄

宗避賊幸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

風關悲壯少及補註日臨風對月足快人意



行云無復漢地關山月唯存漢北薊城雲蘇

日趙肅萬國兵革振動如雄風之偃草木其蘇

悲聲非一夢謂曰自天寶十四年至收復兩

京凡三年矣夢謂胡笳也萬國諸侯各以兵

會討賊是時城郭宮室為賊焚蕩觸目惟草

木而已肅宗三年暴露于外每听胡笳之音

臨風對月痛念阻關山寧不思上成王功

皇遠窳西蜀不獲侍甘旨之奉耶成王功

大心轉小鮑曰乾元元年徙封做為成王夢

相州帝命成王為元帥總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

之功雖大愈能小心翼翼不以功高自矜為

可美郭相謀深古來少相深一作猷夢曰郭

也以至德元年十二月率回紇敗祿山於河上

唐官儀侍中中書令三省長官位一品真宰

相子儀時為司徒清鑒懸明鏡指李光弼夢曰司徒

中書令也司徒清鑒懸明鏡指李光弼夢曰司徒

尚書氣與秋天香蘇曰晏子歸謂諸大夫曰

誰可量其遠近高下夢曰尚書指王思禮

也思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并入清宮收東京

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按集公有八哀詩哀

思禮曰爽氣春逝瀝與此氣與秋天杳其意

謂也或曰尚書

二三豪俊為時出

夢曰鶻

人者謂之俊德整頓乾坤濟時了夢曰清平

千人者謂之豪東走無復憶鱸魚夢曰秋風

道路無壅皆二東走無復憶鱸魚夢曰秋風

起乃思吳中尊羹鱸魚遂命駕東歸夢

南飛

夢曰秋風

覺有安巢鳥夢曰謂南達荆湖而民得以

德詩月明星稀鳥青春復隨冠冕入夢曰言隨還

鵲南飛言不安也



京師也。乾元元年正月，上皇授皇帝，以傳國寶璽。此時衣冠併入而定矣。補註：青陽之春，

復追隨朝。紫禁正耐煙花繞。趙曰：紫禁，禁宮。禁也。蓋以紫

微帝座得名。夏曰：耐與奈同。鶴駕通宵鳳輦備。晉奇曰：按

曰：白鶴，太子之所居。凡人不得輒入。晉曰：劉

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

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補註：太子白鶴之

駕通宵達旦為鳳輦之備。蓋將朝也。鷄鳴問寢龍樓曉。批：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

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無也曰：文選：王獸

曲水詩序曰：儲后睿控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註：龍樓，太子明名。晏所曰：言

成王講晨省之禮也。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註：門樓上有銅龍

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補註：雞鳴而起，問安寢門之內，直至龍樓之曉，不敢自安也。攀

龍附鳳勢莫當。翼一作攀鱗附。天下盡化為侯。

王深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汝等豈知蒙帝

力。深曰：莊子曰：帝時來不得誇身強。事外

有餘力。○晏補曰：當安史之亂，武夫悍卒，以

平賊之功，取富貴。此特一時之際會也。實出

於天子聖明之力乎。此豈可誇其身之強勇貪關

中既留蕭丞相。深曰：蕭何餽餽不絕，糧道



之關中獨乃幕下復用張子房宋曰高祖曰

吾蕭何也中吾不如子房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

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蘇曰謂張鎬也張

鎬友善嘗表薦之日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

儀狀瑰偉好霸王霸大略徵起適遇風雲會宋

二十八將論成能感會風雲扶顛始知籌策良宋曰語顛

然當時為相收復京師不聞別有奇功但有

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

難必變一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豈史氏或

有遺青袍白馬更何有賦青袍如草白馬如

練夢曰喻祿山之亂已平矣南史侯景傳

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渦陽

之敗乘白馬青絲後漢今周喜再昌謂肅宗曰

如漢光武周宣寸地尺天皆入貢鶴曰法黃

尺宅可治生語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書曰立希範

稱皇壘天作主月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書曰立希範

楷矢東來世本曰舜時復道諸山得銀甕宋

禮運山出器車註器車謂若銀甕丹甕夢

日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

不為非則隱士休歌紫芝曲安石曰皇甫謐

莫德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

社詩四



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  
畏人考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隱地  
山肺詞人解撰河清頌鮑照元嘉中河濟俱清

也實事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也

鳩催耕之鳥淇上健兒歸莫懶日布穀乃鳴  
相等州尚留兵屯故城南思婦愁多夢日時思明

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陸士衡詩東海有思婦長嘆脫幽關  
安得壯

黎氓烏得五丁壯士挽日方今鼎足宇宙鏤居

甲兵車書一用凶器長不用皇天后土豈不  
知區區之誠哉孔明賢之夢彌日劉向說苑

武王伐紂風霽而乘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  
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甫意謂和氣未薰

猶有愁思之夢天子未可高枕無憂故云安  
得壯士洗甲兵而長不用黃常明詩話云賈

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綿歷  
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

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安得壯士  
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又安得務農息戰

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願戒兵猶火  
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  
戰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為念孟子以善言陳  
然皆



往在還日宋泰元年正月下制有云勞

已萬里車書通蓋述當時

往在西京時京長安也胡來滿彤宮日胡

子日形宮天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瓦

飛十里總帷紛曾空日總帷廟中素帷也

令吾於銅雀臺張總帷疚心情木主一一灰悲風疚心

心如有疾也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紂載

山既陷兩京焚燒九廟神合昏排鐵騎魏志

主化為灰燼誠可痛心也注曹公列鐵騎五千為十里陣日祿清

旭散錦驂日驂亡東切驢子也懷日旭

曉分散則以錦懷覆鞍也古懷賊臣表逆節

帥相賀以成功逆拒順可謂逆節祿山僭即

帝位旌表逆節之臣遂行朝賀自謂是時妃

嬪戮日是以時玄宗幸蜀妃嬪諸王公主

蜀記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等八十六人連為

糞土叢日叢聚也謂聚為糞土也王當

宁陷玉座日玉座帝座也記天子當宁而

立白間剥畫蟲日何平叔景福殿賦皎



白間牕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類  
**不知二聖處**曰白間牕也  
**私泣百歲翁車**曰二聖謂宗肅宗

**駕既云還**出車駕曰蔡邕獨斷天子鹵簿  
**楹角欵穹**曰蔡邕獨斷天子鹵簿

**崇**許忽切穹崇高貌謂肅宗已還京營葺宮

**故老復涕泗**曰涕泗

**祠官樹椅桐**曰椅於官宜切梓屬祠

**宏壯不如初**禮樂也詩樹之椅桐爰伐琴瑟

**已見帝力雄**未及未焚之前而已見帝力之

**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元朝享于太

**微軀忝近臣**遺故稱近臣  
**景從陪**

**羣公**郊廟甫忝與助祭與羣公陪位如影之

**從形也**西京賦千官景從

**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圓立新史**

**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是年四月癸卯朔

**廣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閩中無

**容更預登堦捧玉冊**曰玉冊天  
**戮冕聆**

**金鐘**聆金鐘則奉祠者具法服也  
**侍祠愿先**

**露**者也  
**掖垣通濯龍**曰後漢桓帝祠

**得預其事者為榮其有合預侍祠而不幸先**

**露所以慙愿矣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



也紫垣者紫掖之垣也濯龍池名夢弼曰愿女六切慚貌先露謂是時宗廟之制未備已

前侍祠之臣暴露無處行禮權假天子惟孝濯龍池左右掖垣是可慚蓋也

孫味無五雲起九重沈約宋書云慶雲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鵠曰天子指代宗自此下言宮廟遭祿山吐蕃擾踐

故曰夢弼曰俎豆腐膾肉罍行角弓鏡奩換粉黛

翠羽猶葱朧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曹

子建詩或拾翠羽夢弼曰奩音簾鏡匣也後漢陰后傳明帝上大后陵從席前伏御床視

羽扇也帝拜陵寢因新換鏡匣羽扇足見

其恭前者厭羯胡祿山陷長安後來遭犬戎

謹也

吐蕃日代宗時俎豆腐臙肉腐罍罍罍行角弓

尤切罍新茲切俎豆腐臙肉謂○夢弼曰罍房

罍行角弓謂操弓矢狼籍宮廟也蒼奇曰漢

外罍屏也罍者復也罍者思也臣朝君至屏

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墟之處其形罍思

然段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毀榱楹楹

護雀網為罍思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

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將去聲

元元歸始終夢弼曰西極指吐蕃山東指祿

穴申布大命令驅其殘黨詣於京闕密邇

王化庶幾主將曉識逆順之理元元之民始

杜詩四



終得有所歸一朝自罪已趙曰禹湯乘已萬

里車書通余曰中庸天子於是當王罪己之詔痛

自刻責然後書也鋒鏑供鋤犂慶曰銷兵刃

語鑄劍戟征伐聽所從一作戊

從便冗官各復業歸曰黃忠放冗官瑣材盡

沙汰而隴切散也冗官土著還力農著直啓

切土著失業之民俾之還歸力耕君臣節儉

足慶曰君臣節朝野懽呼同呼一作朝野之

間共享權樂也張景中與似國初似一作中

如高祖也繼體如太宗文有如太宗也端拱

納諫諍開曰趙襄子清穆端拱和風日冲融

赤墀櫻桃枝勅曰以梅福傳涉赤墀之上應隱

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陳曰言

奉宗廟無所窮極也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

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京都

再火涇渭開愁容歸彌故松栢號曰平聲老去

若飄蓬元雖大篇無甚肉地如天子惟孝孫

號曰使京都奠枕涇渭之民頓豁愁容得以



故自傷也

青絲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趙曰南

蓋以侯景比僕固懷恩師曰謂祿山反希曰

入寇故曰且逐風塵起黃庭經問誰家不聞希曰

漢主放妃嬪師曰誅貴妃也希曰肅宗復京

言不聞乎近靜潼關掃蜂蟻約麤豪子之

肅宗鳩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壘粉期願幸功類如此

可數子美猶始祖也趙曰告以必破亡之證也

於此亦自厭矣○趙曰告以必破亡之證也

卒及鄉曲無賴相聚為盜丁巳以太子賓客

薛景仙討之所以有殺前兵馬破汝時之句

風而敗鶴曰懷恩以求泰元年三月死子鳴

乎未如面縛歸金闕如天子也左傳許子面

壁縛銜萬一皇恩下玉墀者皆受節鎮河北之

患自此起矣趙曰教以悔過

近聞蕭瑟秋雲高蓋言關隴無吐蕃之

亂當時末泰元年子儀與回紇

定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時作

吐蕃聞之夜引兵遁時作



近聞犬戎遠遁逃犬種也說文解字曰赤狄本

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道逃趙曰犬戎指言吐蕃也牧馬不敢侵

臨洮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渭水逶迤白

日静隴山蕭瑟秋雲高華州曰京兆有渭南縣

按唐志在渭州西南隴山有六盤關西北五

山蕭瑟共雲自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嶠曰嶠

則可見其無事矣隴而言時吐蕃歸國故曰無事北庭數有

關中使曰曰言通和也趙曰突厥通好也或

說亦是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

難棄曰按唐吐蕃傳其俗謂強雄曰贊

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德曰通鑑與新舊

史皆云永泰元年吐蕃請和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唐寺吐蕃使亦云而

皆不載請和之辭意是復來求親而史失書

帝稱舅顯親也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郭

璞註謂我舅者吾謂甥然則亦宜呼婿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也

兵馬元帥

漁陽突騎猶精銳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

騎師古曰突騎天下精兵銳曰晁錯傳輕車突

吐蕃

二



赫赫雍王都節制都前一猛將飄然恐後時本

朝不入非高計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

十一月薛嵩等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梓聞

雍王之勝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

乎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

巢穴實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

繫書請問燕者舊今日何須十萬兵宋曰按

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時兵積穀趙曰此

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

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

城中夢弼曰祿山時兵聚糧防敗則守之一

日戰敗死於慶緒之手果何費十萬兵攻取

之乎雄武不可恃以自固也此詩譏當時不

能經略全燕也

### 黃河二首

鮑曰黃河北岸海西軍胡人

注謂祿山昧也黃河西岸是吾蜀嚴鄭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

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趙曰黃河之北

此至一帶之州郡也此篇言推鼓鳴鐘體面如

力於禦之也李陵重報蘇武書

黃河西岸是吾蜀作南欲須供給家無粟願



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趙曰此篇

於供給而終之以願君王之義無後靡也如傳云不寶金玉之義

自平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

度張休縱兵大掠廣州今詩云自平官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則詩當作

於大曆二年

自平宮中呂太一宋曰呂太一代宗時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

反蘇曰自平宮中呂太一也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

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

功曰宮中當作中官見舊唐史帝紀師曰東坡嘗云讀杜詩不識太一之義及覽拾遺見

有呂寧為太一宦使領廣南市舶逐刺史張休而叛乃曉太一非人名官號也

燕語云宮觀置使自祥符始蓋自王公旦為玉清昭應宮使也元祐間方有太一宮使而

師云拾遺有呂寧為太一宮使疑唐末有此官號且史書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既曰市

舶使不應更以太一官號為稱又凡書反者皆以名不以官此當是名太一

南海千餘日師曰廣連蠻洞守官不務懷輯

翠之類所以不來貢也自平呂太一之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凡三載矣

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師曰羣蠻

近來貢獻稀少復恐鎮守者不能懷柔

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師曰唐太宗之



時應溪蠻來歸者皆封刺史不以時虧不比  
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鶴曰按唐志嶺南道  
厥貢金銀孔翠犀象而諸州貢翠羽者驩桂  
交欽四州而已唯驩併犀角貢之自平呂太  
一之後所供近又稀少蓋以干戈復密蠻豪  
復搖是時桂州山獠反故也舊史大曆二年  
九月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遞去新蓬  
史亦云所以有蠻溪豪族小動搖之句

萊殿裏諸主將裏一作前夢曰長安才如

伏波不得驕趙曰言汝輩才如馬伏波可以

師曰太宗時諸將之才率類馬援故不敢驕

慢悖命傷今不然昔漢馬援為伏波將軍羣  
服蠻畏

歲晏行鶴曰詩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

次岳州作按舊史大曆二年十一月以京

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糧又十一月率

出錢以助軍庶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

寒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桑弓定功曰隋地理

夷蜺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

故以為名鶴曰漢五行志女董謹曰擲弧箕

服師古曰山桑之有黠文者木去年米貴闕

弓曰弧茲云桑弓蓋以擲為之

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民曰穀賤則傷農高馬

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休曰言在位

但厭酒肉而已夢曰衆歛太重杼軸不作

而茅屋為之空虛也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箋政偏楚人重魚不重鳥  
一作肉  
通云吳楚之人嗜

魚蓋不重汝休枉殺南飛鴻  
日管子桓公

禽獸之肉亦似王符傳所謂有以貨得鴈門太

而秋南不失其時又楚辭鴈離離而南飛此

詩之意亦似况聞處處驚男女割慈忍愛

守而皇甫規問况聞處處驚男女割慈忍愛

卿在郡食鴈乎况聞處處驚男女割慈忍愛

還租庸田者丁歲納粟稍謂之租用人之力授

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時民力困故於是有鬻男賣女以還租庸調

者忍愛離鄉去里往日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鈔

錫和青銅許一作來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鈔

鐵錫無復錢形號刻泥為之最易得

公鑄者為官盧錢刻泥為之最易得

刻泥作好惡不合長相蒙

模也好惡不合長相蒙

萬物不離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

何時終復語次如此歌本說射鴈隔數句後

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復說時事因及私鑄私

鑄未了終以畫角老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

弊至此不可讀亦不得專以此為戒也

蠶穀行有日詩云天下郡國向萬城無

荆南作去年與其年周智光反吐蕃寇

邠靈州京師戒嚴桂州山獠反商州幽

州兵馬使並反揚子琳又陷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

盜賊日充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

盜賊日充



斤天下皆為得鑄甲作農器修曰曰家語載

王聖主輔相之使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

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

歌則涕淚滂沱見平日牛不得耕又蚕無所成

下男絲則喜而行歌傷今而思古也

折檻行朱雲願請上房斬馬劍以斷佞

御史將雲下殿欲斬之雲攀檻折雲呼

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辛

慶忌以死爭上意乃解後欲理檻上曰

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故後世毀檻

皆曲以象折檻也今南此詩獨致意於

正觀開元之君臣也鶴曰詩云白馬將

軍若雷電當是指崔旰旰作亂尋為西川

節度使大曆三年四月入朝五月又加

尚書皆杜鴻漸不能除惡從而引之要

路當時在庭無一人敢言故有感於朱

雲折檻而賦此宋雲傳註云

檻軒前欄也賦此詩在荆南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魏曰房

微也初太宗為秦王既平天下開文學館以

待四方之士於是杜如晦房玄齡並以本

官兼弘文館學士圖其形狀且顯爵五品珍

亮為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

入閣者時人謂之曰登瀛洲青襟胄子困

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文也鶴曰方貴武而賤

杜詩四三十一



謂國子生胄子二字本出於書定功曰魏龐  
德每戰每臨陣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  
常乘白馬羽軍時謂白馬將軍若雷電則言  
馬之駿驟大意言武人之寵幸故其威勢如

此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曰左

太冲魏都賦階楯嶙峋嶙峋高也婁公不

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宋環也言互以正

為心張嘉貞代環為相閣堂按見其危言

議未嘗不大聲歎息也環曰追想太宗

之容納直諫也容齋二筆云杜詩折檻行千

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

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

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

何得為直臣仲仲云朝有關政或婁公不語

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環為相其

亡父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社

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謂文宗也婁

氏別無顯人有聲

開元間為不可曉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蘇日陳

西平秋月自嘆鴻燕皆歸隴右河源不種田

天邊老人尚困逆旅悽愴胡騎羗兵入巴蜀

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

右而河源不種矣十二月

吐詩四

三十五



党項之類漢書洪濤滔天風拔木漢書不寧民罹

墊溺之患也鶴曰按史末泰元年三月辛亥

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前飛秃鷲後鴻鵠趙曰鷲音也九度附書向洛

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師曰南客居天邊遭兵

悲傷時吐蕃分爲三道入寇一自隴右一自

河源一自巴蜀田畝廢而不耕蜀中騷動故

甫思汝附鷲鴻鵠奮飛以歸鄉蓋有所不

得也揚曰天寶十四載乙未避賊與骨肉相

離至末泰元年乙未已恰十年時

公弟在東都骨肉殆指弟而言

大麥行鶴曰詳考詩中之事賞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憂曰

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

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函問答

詩詞原於此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

與羌宋曰集壁梁洋皆蜀地州郡名師曰集

皆奔竄山谷腰鎌獲麥惟羌與胡而已趙曰

鮑明遠東武吟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豈無蜀兵三千人一作千部領辛苦江山長

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過賊衝突江山

塞溢士卒至有介胄生蟲而不得休息者故

云部領辛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

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

鄉憂曰烏孫公主歌願為黃鵠兮

告戰行鶴曰段子璋以上元二年反陷

遂州綿州遂在涪江之南今詩

壯詩四



云去年江南討狂賊  
當是寶應元年作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慶將軍日

謂馬璘也鶴日按舊史馬璘年五十六大曆

死在公後六年七年無容先有此詩且新舊史

未嘗至蜀平子璋亂馬將軍疑是謂馬巴州

也公別馬巴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蓋

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意馬巴州領兵

會攻之為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是詩云去

年江南討狂賊以遂在涪江之南也又後篇

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

稀以此知其為馬巴州而作趙日伏波漢馬

援干戈未定失壯士蘇日牛繪戰死張先嘆

也壯失使我歎恨傷精魂蘇日山濤日嵇中散

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蘇日山濤日嵇中散

已憤而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鮑

謂段子璋戰遂州詩公送別江別時孤雲今

上今其人已死矣故有感而作別時孤雲今

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師日甫與馬將軍訣

望去年別處不見雲飛故

思其人而淚下橫曾臆也

去秋行曾日詩云去秋涪州木落時又云鶴

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陸日王

遂日彼陣前臂槍走馬往來返到今不知白

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

遂者誰家小兒得如此俊偉

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

遂者誰家小兒得如此俊偉



曲大將軍營有五部有軍候一校尉一  
遂州城中漢

節在師曰昔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卧常持漢節遂州城外

巴人稀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號

王巨死之節度李臬奔于成都故云漢節在

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云漢節在又上句云

部曲有去皆無歸子璋以上漢節在又上句云

五月伏誅而此詩云去秋涪江木落時恐誤

趙曰意兵敗績而死亡者多故有巴人稀之

實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光祿坂行道曰崔寧傳云寶應初蜀亂

是寶應元年作公時在梓州

蜀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之吳楚也西望千山萬

山赤萬山一作萬水樹枝有

鳥亂鳴時作棲暝色無人獨歸客暝馬驚不

求其類歸客獨往曾鳥之不若乎

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切安得更似開元中一作年西諸國悉平為郡

縣行者道路即今多擁隔應初蜀亂山賊乘

險道路不通

北風元曰詩云十年殺氣盛當是大曆

元曰詩云十年殺氣盛當是大曆



三年冬至  
岳陽也

北風破南極

極曰北陰也南陽也北風破南

朱鳳日威垂

朱威一作低雙曰顧愷之風賦

象之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

蘇曰方今南北

鼎沸東西兵革不止冥冥之鴻鴈吾與汝將

安歸而鳳威垂無氣象洞庭秋雪而鴻鴈寒無

所歸喻君子值時之亂於是乎失所也

年殺氣盛趙曰自天寶十四載至大曆三年

其大六合人煙稀蘇曰劉述曰強秦既衰鹿

海人煙稀少希曰相如傳六合之

吾慕漢初

老時清猶茹芝趙甚自重○曰漢初老

亦茹芝木趙曰商山四皓避秦之亂方漢初

可以出矣而猶茹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

也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趙曰任昉述異記

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中有隱字欲

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

為血哀今徵歛無趙曰必用泉客珠言其珠

血矣猶慮公家徵歛而索其所無以供之物詩云

詩寓意公家徵歛而索其所無之物詩云



月俾出童殺是也鶴曰按史大曆四年二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或為是而作也

白馬

鶴曰詩云近時主將戮中夜商

白馬東北來

鶴曰按九域志衡州北至州界乃潭州公自南而北言之則

北所見之馬為東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

氣全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傷商一作

或託興或紀事託名不必商於不商於也○

城在於水中即商州也舊屬楚蔡伯世曰此

潭州詩主將謂崔權也時為城玠所殺公自

馬青州如長沙而逢亂也侯景之亂舉軍皆白

在號州與此潭州之亂不相干傷於按商於山

曰大曆三年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鶴

仲卿此詩為仲卿作也詩云白馬東北來空

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馬上郎

指仲卿謂仲卿已死而徒有馬負空喪亂死

鞍也舊註何不考而徒為紛紛之論喪亂死

多門嗚呼涕如霰夢弼曰屈原尤歌哀郢篇

詩握手淚如霰

三絕句鶴曰梁權道編在廣德二年自

及鮑註以前年渝州殺刺史為段子璋

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為徐知道反

詳考詩中事當是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節曰步

殺開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

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

殺開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

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



平之蜀 鴻漸平 吳璘揚子琳 平翟封在大縣 九年與

三年 羣盜相隨 劇虎狼食人 更肯留妻子蜀

其也兩川 盜賊乘隙而起 甚於豺狼 甫是以

有吳楚之遊也 學材新編云子美杜鵑詩前

四句或者謂是題下註此論殊非子美又有

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正與杜鵑詩相類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 唯殘一人出駱谷蜀 道志云十

駱谷道西南界洋州路屬盤屋蜀 日自說

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

二女齧臂時蜀 日史記吳起

雲哭蜀 日師古云祿山亂百姓隨玄宗入

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饑

困蜀亂勦盡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

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殿前兵馬雖驍雄蜀 日驍

縱暴略與羌渾

同聞道殺入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蜀 日

渾西羗之種也殿前兵馬及王者之師奉辭

伐罪以弔其民秋毫無擾時天子命陸壘以

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

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羗渾百姓怨之

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殿前之兵搔動

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四





